



世界英语文学丛书

新编

美国 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修订版 Revised Edition)

主编 李公昭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英语文学丛书

新编

美国 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修订版) (Revised Edition)

主编 李公昭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西安 · 陕西教育音像出版社

内容提要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在广泛参考国内外现有的同类读本后精选出 30 位重要美国作家的作品篇章,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文学样式,涵盖了近 200 年来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选读》除美国文学原著外附作家、作品、时代介绍,以及相关注解、思考题、解读举例、简评、推荐书目等内容,以方便学生学习,开拓学生思路,是一本选材精当、编排新颖的美国文学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修订版):英、汉对照/李公昭主编.-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1
ISBN 7-5605-1198-8

I. 新… II. 李… III. 美国-文学-对照读物-英、
汉 IV. H31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464 号

书 名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修订版)
主 编 李公昭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兴庆南路 25 号(邮编:710049)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部)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印 刷 陕西宝石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539 千字
开 本 727mm×960mm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18 000
书 号 ISBN7-5605-1198-8/H·22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修 订 说 明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自2000年2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各方好评，被全国十多所高校选用，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在认真研究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对《新编》第一版作了如下修订：

- 一、订正了原书中的错误。
- 二、去掉了“欧文”、“德莱塞”及“赖特”部分，增加了凯特·肖邦、汤婷婷与艾丽斯·沃克三位女小说家，以增加修订版中种族、性别、文化等差异，更好地体现美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反映美国20世纪的文学风貌。
- 三、充实了部分推荐书目，增加了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书目。

参加此次修订工作的同志全部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从事美国文学教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按姓氏笔画)王岚、刘戈、刘向东、朱荣杰、许德金、李公昭、陈榕、胡亚敏、高俊。李公昭最后对全书进行审定、统稿与润色。

由于多人执笔，风格难以统一，各种错误也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秦茂盛和谭小艺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

编者

2003年7月



序

言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以下简称《新编》)是适合大学本科英语高年级美国文学课需要的,编排方法更为新颖、合理、实用的美国文学选本。我们在参考、研究了国内外现有的美国文学选本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本科英语专业美国文学课教学的实际情况,精选了美国文学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作品,反映了美国文学的大致轮廓。除了国内外一般美国文学选本具有的特色外(如各重要时代的背景介绍、作家简介、作品题解,作品注释和思考题等),《新编》还有国内外各美国文学选本尚没有的三个特色:①重要作品后附解读举例,提出两三种可能的解读方法供学生参考,以扩大学生的思路。对不适合作多种解读的作品提供简评,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②每位作家及其作品后附推荐书目,以供对该作家或作品感兴趣的学生作进一步研究用(如要作B.A.论文的学生)。③在全书末尾附录美国历史、文学的大事记年表,将美国文学置于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下,简约地勾勒出美国文学的发展线索,以方便读者。《新编》除原著与问题外,其余均用中文编写,以扩大读者面。

《新编》需要说明以下参点:

一、个别作家如亨利·詹姆士、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等先后为英美两国公民,本应同时选入《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和《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但考虑篇幅,我们把艾略特和詹姆士、庞德分别放到了《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和《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中,以避免重复。

二、“背景介绍”和作品后的“推荐书目”,一般推荐作者书目、传记、标准版本的作品集各一本,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三四本,并以此顺序排列。评论则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

三、参加《新编》编写工作的同志全部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从事美国文学教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按姓氏笔画)王岚、刘戈、朱荣杰、许德金、李公昭、陈榕、胡亚敏、高俊。李公昭最后对全书进行审定、统稿与润色。

由于多人执笔,风格难以统一,各种错误也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9年11月

**AMERICAN LITERATURE****BEFORE THE CIVIL WAR****James Fenimore Cooper**

-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Chapter 12 (excerpt) 6

Ralph Waldo Emerson

- Nature, Introduction, Chapter 1 (excerpt) 18
The American Scholar, Part 2 23

Nathaniel Hawthorne

- 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28

Edgar Allan Poe

- The Raven 42
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47

Henry David Thoreau

-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Economy (excerpt) 54
Where I Live, and What I Lived for (excerpt) 57

Walt Whitman

- Song of Myself, 1, 6, 16, 17, 24, 42, 51, 52 62
Come up from the Fields, Father 70
O Captain! My Captain! 72

Herman Melville

- Moby Dick, Chapters 36, 42 75

Emily Dickinson

-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87
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 89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90
Elysium Is as Far as to 91

We Learned the Whole of Love	91
My Life Had Stood a Loaded Gun	91
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94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1865—1914**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Chapter 19	101
--	-----

Henry James

Daisy Miller, Chapter 3	110
-------------------------------	-----

Kate Chopin

The Story of an Hour	126
----------------------------	-----

Stephen Crane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Chapters 9, 24	131
--	-----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TWO WARS: 1914—1945**

Robert Frost

Mending Wall	146
The Road Not Taken	148
Fire and Ice	150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ing Evening	150
Birches	151

Sherwood Anderson

Hands	156
-------------	-----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Red Wheelbarrow 163
Spring and All 165
This Is Just to Say 166
The Dance 167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171
L'Art, 1910 171
A Pact 172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173

Eugene O'Neill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ct 3 (excerpt) 177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Chapter 9 193

William Faulkner

A Rose for Emily 209

Ernest Hemingway

The Killers 219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45—

Saul Bellow

A Father-to-be 236

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 Act 1 (excerpt) 246

J.D. Saling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 Chapter 22 260

Joseph Heller

Catch-22, Chapter 5 Chief White Halfoat (excerpt) 268

Flannery O'Connor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278

Allen Ginsberg

Howl 294

Toni Morrison

Song of Solomon, Chapter 15 306

Raymond Carver

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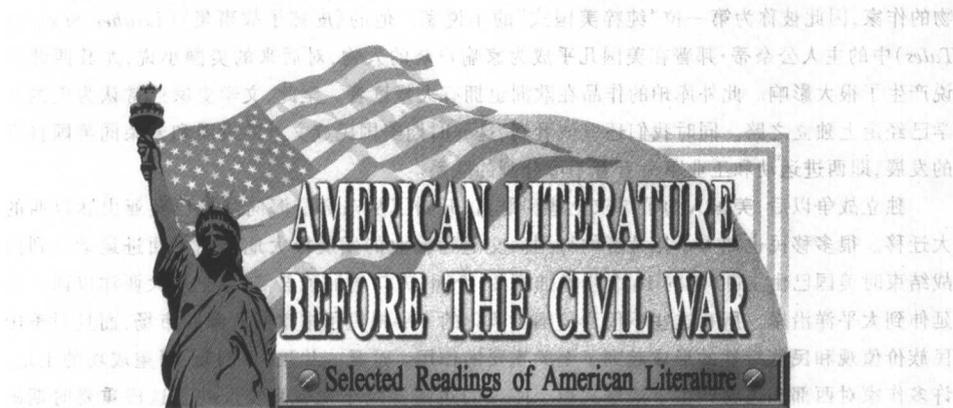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Part 1 326

Alice Walker

The Welcome Table 339

美国历史、文学大事记 344



【背景介绍】

早

在美洲殖民时期，来自欧洲的移民们忙于开发新大陆，基本无暇从事文学创作，除一些史学家记载殖民地早期历史的历史著作外，这一时期的作品仅限于日记、诗歌和布道文之类的文字。18世纪以后开始出现散文和传记作品，但基本沿袭英国文学的传统。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耶稣在美洲的奇迹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1702)是传记中较好的一部。而自传的范本当首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这些作品均以教诲他人之目的。18世纪60年代后二三十年间论战性文章和政论性小册子大量涌现，反映出清教作家们对如何将论述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浓厚兴趣。他们探讨个人权利、人的本质和政治权威等重大问题，给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到了19世纪初，美国文学才开始摆脱对宗教和政治的依附，但就文化而言美国还是欧洲的殖民地。美国的作家们既憧憬新大陆的前程，又眷恋旧大陆的文明，而且在欧洲同行面前多少有些自卑，觉得美国没有什么可值得继承的文学遗产。在题材和写作方法上他们大多模仿英国的前辈或同代作家。此外，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无版权及版税法，因此出版商可以任意、廉价地翻印古典的或最新的英国作品，因而不愿拿出钱来出版印数较低的美国作家的作品。这也是美国文学成熟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1820年英国作家西德尼·史密斯曾轻蔑地说：“普天之下有谁去读美国小说，看美国戏剧，欣赏美国绘画或雕塑呢？”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作品是对这一蔑视的有力驳斥。他的《纽约外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1809)、《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 1819~1820)等作品为美国作家第一次赢得了国际声誉。尽管欧文的文学趣味明显带有英国文学的烙印，但在一些作品中他成功地运用了美国题材，或把欧洲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成功地安置到美国场景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在多种文学体裁中艺术地展现了美国的田园生活和自然风光。与欧文相比，有着“美国小说之父”美称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则运用小说形式更为突出地表现出美国特色。他不仅在小说类别上多有独创，也是第一位大量采用民族题材、运用美国背景、反映美国人

物的作家,因此被称为第一位“纯粹美国式”的小说家。他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 Stocking Tales*)中的主人公奈蒂·邦普在美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对后来的美国小说,尤其西部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库珀的作品在欧洲也拥有大量读者。至此,文学史家通常认为美国文学已经走上独立之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同美国自身的发展,即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独立战争以后,美国人为了寻求土地和财富,开始了从东部沿海向阿拉巴契亚山脉以西的大迁移。很多移民也加入了拓荒者的行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进运动。到内战结束时美国已由1800年的16个州增加到36个州,人口增加了6倍,疆土从大西洋以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所有这些不仅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而且对美国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性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片忙碌、创新、渴望成功的土地。许多作家对西部和边疆产生了浓厚兴趣。库珀的边疆冒险小说就真实反映了这段重要时期的历史。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大自然的关系等成为后来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从欧洲游历归来的欧文特地到西部体验生活,写出了《草原游记》(*A Tour of the Prairies*, 1832)等三部有关西部的作品。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赫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19世纪美国作家也都写过关于边疆和西部的作品。西进运动中培育起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793~1815年英法战争期间,为了对抗封锁,美国政府实施了禁运法以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叶的美国工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已初具规模。尽管有些作家如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等对工业革命持批判态度,认为工业破坏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使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波士顿成为当时美国文化和出版业的中心。大批宗教理论家、文人和作家纷纷云集于此。他们的作品以崭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塑造着美国和美国人的形象。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文学反映了当时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哈佛大学教授兼评论家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曾撰文呼吁美国作家写自己的作品;爱默生也提出“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在《论诗人》(*The Poet*)中他呼吁诗人用诗来讴歌美国各行各业、各州、各民族,呼吁真正美国诗人的到来。平民出身的杰克逊总统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国内的民主气氛和平等思想体现在文学中,产生了一大批以歌颂个人及个人主义为主题的、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这样,以欧文、库珀为先驱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盛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较大影响。在要求摆脱18世纪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束缚,提倡发表个人见解,抒发个人情感,强调想象力,歌颂大自然等方面,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基本一致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往往充满了异国情调,优美的自然风光,及某些神奇、超自然、甚至耸人听闻的事物。当然,美国的浪漫主义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突出表现在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方面。超验主义是美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里,催生了相当数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爱默生和梭罗最出色的随笔,如《论自然》(*Nature*, 1836)和《沃尔登》(*Walden*, 1854),以及沃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初版《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1855)。尽管对超验主义感兴趣的人很多,真正的超验

主义者却为数不多,且聚集在工业发展较迅速的新英格兰,特别是距哈佛大学不远的康科德(Concord)。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爱默生、梭罗、布朗森·阿尔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等人。他们发起一个“超验主义者俱乐部”,不定期地聚会,讨论神学、哲学、文学等问题,同时还出版自己的刊物《日晷》(*The Dial*),并积极从事社会改革,建立乌托邦式的布鲁克合作农场(1840~1847),支持废奴运动等等。超验主义的核心人物爱默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读过莱布尼茨的《神正论》,援引过康德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却始终在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观点,最终在理论上总结了美国的浪漫主义运动。

早在1838年的“哈佛神学院献词”(Divinity School Address)中,爱默生就提出了“人是一切”的口号。超验主义在神学上反对加尔文教派的原罪说及命运先定论,认为人性可以通过自我修养和教化得到改善。这一点是与唯一神教一致的,但却不赞同唯一神教的把传统基督教当作检验人类理性的准绳。超验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界是上帝的一种化身和象征。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人同自然是统一的。他们还认为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事物,分清是非。他们不为前人的知识与权威束缚,崇尚独立思考。

超验主义思想在神学、哲学和文学上都合乎美国独立后产生的社会需求,可谓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其最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文学领域。超验主义者认为只有充满灵性的文艺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这样便为19世纪的美国提供了精粹而富有战斗力的文学理论。除爱默生和梭罗外,其他一些超验主义者也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福勒的《19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6)、《论文学和艺术》(*Papers on Literature and Art*, 1846)、里普利的《讲道集》(*Discourse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836)、阿尔科特的《与孩子们谈“四福音书”》(*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 1836)等。他们与爱默生一起创造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散文风格:说教性强、充满沉思和名言警句、喜欢使用类比和反论,但有时又简洁到神秘难解的程度。他们对美国文学,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和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等人——影响尤为明显。

霍桑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开创了“心理罗曼史”这一注重心理分析的小说类型,在短篇小说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他还被誉为新英格兰清教传统的继承者兼批判者。在认识人的罪恶本性以及用寓言故事和象征手法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等方面,麦尔维尔深受霍桑影响。他的《白鲸》(*Moby Dick*, 1851)融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和浪漫主义小说为一体,表达了善与恶、生与死、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等多重矛盾与冲突,成为美国文学的不朽杰作。遗憾的是直到他诞辰100周年时,人们才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惠特曼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在前言中他说“美利坚共和国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他认为作家是社会的预言家,独出机杼的天才比依赖传统的大师更伟大。对于爱默生的影响,他说道:“我像是炉子上的水,在那里冒泡、冒泡、冒泡,爱默生使我沸腾起来。”《草叶集》热情地歌唱美国、时代、民族和普通人,其热情奔放的自由诗体开创了美国诗歌的新风格。尽管诗集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对后来的美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霍桑、惠特曼几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有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和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朗费罗是深受美国民众喜爱的另一位民族诗

人,但他的诗有较多伤感情绪,在诗歌形式的革新和思想深度上要比惠特曼逊色。歌颂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有与朗费罗一起被称为“炉边诗人”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等人。布莱恩特曾享有“美国华兹华斯”的美称。他们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几乎被人淡忘。与之相反的是坡。尽管当时他曾被同时代的爱默生贬为“叮当诗人”,后来他的地位却不断提高。与爱默生不同,坡十分注重诗歌的音韵和格律产生的美,并把音乐、图画、节奏、意境、题材和完整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他的诗歌理论和成就体现了美国的独创精神,并深受欧洲同行的赞赏,极大地影响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坡还是个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具有哥特小说的恐怖和侦探小说的推理和心理分析,并善于制造意境、渲染气氛,开了美国侦探小说的先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妇女作家的大量涌现。这些被霍桑戏称为“涂鸦的女人们”敢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瑟琳·玛利亚·塞奇威克(Catherine Maria Sedgwick),她在风格典雅和清新明快这两个方面几乎超过了同时代的库珀;还有担任过《日晷》主编的超验主义者、女权运动的先驱福勒;执意“以女性身份”写作并发表了60本诗集的女诗人莉迪亚·亨特利·西格尔尼(Lydia Huntley Sigourney),以及以写《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成名的阿尔科特和被称为以“一本书挑起一场战争”的哈丽叶特·比契·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描写了南方黑奴遭受的迫害,一时轰动全国,对废奴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美国文学经过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已达到完全独立,并走向成熟的地步。这一时期问世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白鲸》、《沃尔登》和《草叶集》等经典之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推荐书目】

1. Barbour, Brian M, e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1973). 收入17篇论述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的评论,涉及超验主义自然观、思想史、宗教及语言等方面。
2. Buell, Lawrence. *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 Style and Vision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1973). 侧重讨论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创作原则与理论,并论述超验主义的主要作家。
3. Fussell, Edwin S. *Fronti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West* (1965). 研究美国西部对库珀、霍桑、麦尔维尔、坡、梭罗、惠特曼等六位东部作家的影响,揭示这些作家作品中的边疆主题与象征。
4. Gohdes, Clarence.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U. S. A.* 3rd ed. (1970). 涉及美国文学及与文学有关的各个领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必备工具书。
5. Horton, Rod W., and Edwards, Herbert W.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s* (1974). 综述影响美国主要作家的历史与思想因素,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超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等方面,对学生尤其有用。
6. Rees, Robert A. & Harbert, Earl N. ed. *Fifteen American Authors Before 1900* (1971). 包括

有关布莱恩特、库珀、迪金森、欧文、朗费罗、洛威尔和惠特曼等人的章节，并专题涉及南部幽默作家。

7. Woodress, James, ed. *Eight American Author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 (1971).

汇集了1969年前对坡、爱默生、霍桑、梭罗、惠特曼以及麦尔维尔等人的研究和评论。

(朱荣杰)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作者简介】



詹

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的伯林顿，后迁往纽约中部奥茨戈湖畔的库珀镇；1804年入读耶鲁大学，两年后因违纪被校方开除。在后来的五年中，库珀先后当过水手和海军军官学校学员。30岁那年，库珀突然心血来潮，向家人宣布要当一名小说家，经过一番努力，于1820年自费出版了处女作《警惕》(Precaution)。这是一部模仿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以英国上流社会为题材的消遣作品。出版后受到不少朋友的批评，认为他不应当去写自己不熟悉的英国社会。库珀显然接受了这一忠告。第二年他创作了以

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反映美国人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间谍》(The Spy)，大获成功。这部作品为他今后的小说创作定下了基本框架，即以美国为写作背景，以美国人的生活为表现题材。从这个意义上说，库珀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1823年，库珀创作出版他的第三部，以一个叫奈蒂·邦普(Natty Bumppo)的白人猎手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拓荒者》(The Pioneers)。后来奈蒂·邦普的故事发展为一个由五本书组成的长篇小说系列：《皮袜子故事集》。1823年，库珀创作出版了以他早期航海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舵手》(The Pilot)。库珀的这一创作变化不仅是为了猎取新奇，而是为了和苏格兰作家沃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两年前发表的《海盗》(The Pirate, 1821)一比高低，因为库珀相信一个有过水手经历的作家创作的海上故事肯定比没有当过水手的作家创作的要好。

从1820到1823年短短的四年中，库珀连续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开创了历史小说、边疆小说和海上小说三种不同的小说类型，使他声名鹊起。尤其是《拓荒者》，因反映了当时美国拓荒西部的现实生活而受到读者青睐。这以后，库珀举家迁往纽约市，并在那里发起创立了“面包奶酪俱乐部”，结交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成为当时美国文坛的中心人物。在成功的陶醉下，库珀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即为当时13个州的每个州创作一部浪漫小说，但实际只完成了《利奥那·林肯》(Lionel Lincoln, 1825)一部。1826年库珀重又开始创作以奈蒂·邦普为主人公的“皮袜子小说”，并于当年发表了《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这是一部严肃的社会政治小说，表现了18世纪50年代英法殖民者对美洲大陆和印第安民族的血腥掠夺和文明与

野蛮的冲突。奈蒂·邦普这个人物也从此家喻户晓,成为世界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人物之一。

1826年,正值文学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库珀渡海来到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法国巴黎期间,库珀创作出版了《皮袜子故事集》的第三部《草原》(*Prairie*, 1827),描写了邦普的晚年生活。这一期间,库珀还以旺盛的精力连续创作了浪漫小说《红海盗》(*The Red Rover*, 1827)、《悲哀的希望》(*The Wept of Wish-ton-Wish*, 1829)、《水妖》(*The Water-Witch*, 1830),并针对司各特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历史小说创作了旨在打破封建主义光环,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三部曲《刺客》(*The Bravo*, 1831)、《教士》(*The Heidenmauer*, 1832)和《刽子手》(*The Headsman*, 1833),并因此获得了“美国司各特”的雅号。

1833年库珀回到美国。面对官场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和权力的滥用,以及评论界对他欧洲发表的小说的不公正批评,库珀愤然写下了《告同胞书》(*A Letter to His Countrymen*, 1834),表达了他对美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痛心之情,并发誓从此不再创作小说。随后库珀又发表了寓言性讽刺作品《莫尼金斯》(*The Monikins*, 1835)、《欧洲拾零》(*Gleanings in Europe*, 1837~1838)以及阐述自己贵族式社会理想的《美国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t*, 1838)、《归途》(*Homeward Bound*, 1838)和《重建家园》(*Home as Found*, 1838)。由于这些作品讽刺了美国上层社会的虚伪和愚昧而受到舆论的攻讦,并引发了库珀和一些辉格党^①报纸的论战,最后甚至诉诸法律。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库珀的继续写作。1839年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性的历史著作《美国海军史》(*History of the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但因对伊利湖战役的不同见解又被卷入一场新的笔墨官司。1840年,库珀放弃了自己六年前不再写小说的誓言,重新开始中断了13年之久的《皮袜子故事集》的创作,先后发表了《探路者》(*The Pathfinder*, 1840)和《猎鹿者》(*The Deerslayer*, 1841)两部作品,完成了《皮袜子故事集》小说系列的全部创作。至此,库珀以惊人的速度,在短短20年里连续创作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争论性政论、学术性著作。在此后的10年中,库珀以爆发式的精力,又创作发表了《卡斯蒂尔的默西迪斯》(*Mercedes of Castile*, 1840)、《两个舰队司令》(*The Two Admirals*, 1842)、《飞啊,飞》(*Wing-and-Wing*, 1842)等17部作品。

在他长达31年的创作生涯中,库珀总共创作发表了33部作品之多。这其中不少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草就而成的作品:情节牵强,人物单薄,主要靠离奇、冒险和浪漫故事来赢得读者。因此尽管库珀是位十分多产的作家,但他真正为后人记住,并盛传不衰的只有《间谍》和《皮袜子故事集》等少数作品。然而他开创的美国战争和边疆文学,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思想,他塑造的哈佛·柏契和奈蒂·邦普等形象对他同时代和后来的美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题解】

《最后的莫希干人》是《皮袜子故事集》的第二部。1757年英、法殖民者为争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法国人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的帮助下围攻了纽约北部乔治湖附近的

^① 即美国共和党前身,美国自由党,建立于1834年,因仿效英国辉格党的政治纲领而得名。

英军要塞。要塞司令芒罗的女儿考拉和爱丽丝在英军少校、爱丽丝的未婚夫邓肯·黑伍德的护送下赶往要塞与父亲会合。同行的还有一个休伦族(易洛魁部落的一支)的印第安人,名叫马古亚。他表面为英军服务,暗地却为法国人效力,并阴险狡诈地企图将考拉一行引入易洛魁人的地盘,然后将考拉据为己有。这一阴谋被在林中打猎的“鹰眼”(奈蒂·邦普)和他的印第安朋友——最后的莫希干人钦格古克和他儿子昂卡斯发现。阴谋败露后,马古亚仓皇逃脱,但很快又纠集易洛魁部落的印第安人回来抓获了考拉姐妹。“鹰眼”再次赶来营救。然而在前往要塞的路上,他们再次被印第安人抓获。追踪前来营救的“鹰眼”发现考拉和爱丽丝被分别关押在不同营地。黑伍德化妆潜入休伦族人的营地,救出爱丽丝,与昂卡斯一同赶往关押考拉的特拉华营地。在那里见到了考拉与马古亚。根据特拉华印第安人的风俗,他们不便当面反对马古亚对考拉提出的要求。昂卡斯受命带队前去攻打休伦族人。在战斗中,马古亚临阵逃脱,昂卡斯跟踪其后,并为营救考拉牺牲,考拉亦惨遭杀害。这时赶来救援的“鹰眼”举枪击中马古亚,后者落崖身亡。故事最后,“鹰眼”仍然留在林中,而所有其他的白人则回到文明社会。

以下章节选自《最后的莫希干人》第12章,描写马古亚等人正要对被俘的考拉等人下毒手时,“鹰眼”和钦格古克父子赶来营救的惊险情节。

From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Chapter 12

“Clo. ‘I am gone, sir,
And anon, sir,
I’ll be with you again.’”
Twelfth Night.

The Hurons stood aghast at this sudden visitation of death¹ on one of their band. But as they regarded the fatal accuracy of an aim which had dared to immolate an enemy at so much hazard to a friend, the name of “La Longue Carabine”² burst simultaneously from every lip, and was succeeded by a wild and a sort of plaintive howl. The cry was answered by a loud shout from a little thicket, where the incautious party had piled their arms; and at the next moment Hawkeye, too eager to load the rifle he had regained, was seen advancing upon them, brandishing the clubbed weapon, and cutting the air with wide and powerful sweeps. Bold and rapid as was the progress of the scout, it was exceeded by that of a light and vigorous form which, bounding past him, leaped, with incredible activity and daring, into the very centre of the Hurons, where it stood, whirling a tomahawk, and flourishing a glittering knife with fearful menaces, in front of Cora. Quicker than the thoughts could follow these unexpected and audacious movements, an image, armed in the emblematic panoply of death, glided before their eyes, and assumed a threatening attitude at the other’s side. The savage tormentors recoiled before these warlike intruders, and uttered, as they appeared in such quick succession, the often repeated and peculiar exclamation of surprise, followed by the well-known and dreaded appellations of, —

“Le Cerf Agile! Le Gros Serpent!”³

But the wary and vigilant leader of the Hurons was not so easily disconcerted. Casting his keen eyes around the little plain, he comprehended the nature of the assault at a glance, and encouraging his followers by his voice as well as by his example, he unsheathed his long and dangerous knife, and rushed with a loud whoop upon the expecting Chingachgook. It was the signal for a general combat. Neither party had firearms, and the contest was to be decided in the deadliest manner — hand to hand, with weapons of offence and none of defence.

Uncas answered the whoop, and leaping on an enemy, with a single well-directed blow of his tomahawk cleft him to the brain. Heyward tore the weapon of Magua from the sapling, and rushed eagerly towards the fray. As the combatants were now equal in number, each singled an opponent from the adverse band. The rush and blow passed with the fury of a whirlwind and the swiftness of lightning. Hawkeye soon got another enemy within reach of his arm, and with one sweep of his formidable weapon he beat down the slight and inartificial⁴ defences of his antagonist, crushing him to the earth with the blow. Heyward ventured to hurl the tomahawk he had seized, too ardent to await the moment of closing. It struck the Indian he had selected on the forehead, and checked for an instant his onward rush. Encouraged by this slight advantage, the impetuous young man continued his onset, and sprang upon his enemy with naked hands. A single instant was sufficient to assure him of the rashness of the measure, for he immediately found himself fully engaged, with all his activity and courage, in endeavoring toward the desperate thrusts made with the knife of the Huron. Unable longer to foil an enemy so alert and vigilant, he threw his arms about him, and succeeded in pinning the limbs of the other to his side with an iron grasp, but one that was far too exhausting to himself to continue long. In this extremity he heard a voice near him shouting, —

“Exterminate the varlets! no quarter to⁵ an accursed Mingo!”

At the next moment the breach of Hawkeye’s rifle fell on the naked head of his adversary, whose muscles appeared to wither under the shock, as he sank from the arms of Duncan, flexible and motionless.

When Uncas had brained his first antagonist, he turned, like a hungry lion, to seek another. The fifth and only Huron disengaged at the first onset had paused a moment, and then seeing that all around him were employed in the deadly strife, he had sought, with hellish vengeance, to complete the baffled work of revenge. Raising a shout of triumph, he sprang towards the defenceless Cora, sending his keen axe as the dreadful precursor of his approach. The tomahawk grazed her shoulder, and cutting the withes which bound her to the tree, left the maiden at liberty to fly. She eluded the grasp of the savage, and, reckless of her own safety, threw herself on the bosom of Alice, striving, with convulsed and ill-directed fingers, to tear asunder the twigs which confined the person of her sister. Any other than a monster would have relented at such an act of generous devotion to the best and purest affection; but